

怀故人

造访高玉宝

张荣起

早在20世纪50年代,我就对因写自传体小说而闻名的高玉宝非常仰慕。有一次,给初中新生讲《半夜鸡叫》,想不到课堂上坐着高玉宝的妻妹姜淑芝。课后了解到,她是距学校十多里路的牟平埠西头乡(今属观水镇)后姜家村人,姐姐姜宝娥战争年代参军,和高玉宝走到了一起。我忽然觉得与高玉宝的距离拉近了,幻想着哪次家访能碰到高玉宝夫妇。

然而,学生在校时间只有三年,我没有与高玉宝偶遇。

一晃,半个世纪的时光不知不觉从指缝里溜走,直到2000年以后,我已退休,一次去大连访友,听说高玉宝就住在大连。抱着试试看的心理,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位老大姐,问:“贵姓?你是哪里的?”当她得知我是烟台人,想见高玉宝时,立即说:“咱们是老乡,你要来就快点,高玉宝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要上飞机了。”

一

我与朋友立即赶往高玉宝家。接电话的老大姐已在干休所院内等候。她就是与高玉宝相濡以沫的闻新老人。她引着我们来到一座旧住宅楼,身着一身灰色旧装的高玉宝已在门口等候。

高老年过八旬,身板硬朗,精神矍铄。他利用上飞机前的短暂时间,向我们讲述了他苦难的童年和写《高玉宝》的经历。

高玉宝的祖籍是山东黄县(今龙口市)。六代前,祖上哥俩一路打铁,一路闯关东,在辽宁省复县的太平村(今和平村)孙家屯落了户。1927年4月6日,他出生在大连瓦房店,因为幼年渴望读书,曾悄悄地到学校窗外偷听先生讲课。教书先生深受感动,免费收他入学。但是,他在学校只待了一个多月,就因生活所迫去给地主放猪了。

高玉宝9岁时,全家到大连谋生。他10岁进日本工厂当童工,15岁替父亲到大连复县华铜矿场当劳工,1945年日本投降后得救,开始学习木匠手艺。他1947年参军,到过湖南、广西、广东等地。不打仗时,他就抓紧一切机会学识字、学文化,慢慢产生了写书的想法。1948年8月20日,他在长沙开始以自己的身世为题材写《高玉宝》。因为识的字不够用,他就画图代替,历时一年半的时间,一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连写带画地完成了,不想引起了中央军委的关注,请专业作家帮助修改定稿,并于1951年12月开始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连载,1955年4月出版单行本……

正当我们听得入神时,高玉宝看了一下手表,说:“去飞机

场的时间到了。”便告别我们匆匆而去。

二

高玉宝的更多故事,是闻新大姐讲给我们听的。

文盲战士写小说,消息传遍了全军,轰动了全国,《高玉宝》的部分章节被选入中小学课本。在国内,先后有7种民族文字印刷的《高玉宝》;在国外,十多个国家翻译并出版了《高玉宝》。高玉宝,一个文盲战士的名字,几乎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

为了进一步提高高玉宝的文化和写作水平,总政治部保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深造。1962年毕业后,他成为沈阳军区专业作家,先后创作了小说《春艳》《我是一个兵》,共60余万字。此外,他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及诗歌等。高玉宝在战争年代立大功6次,小功2次,和平年代多次参加全国劳模代表大会和文代会,先后23次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及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《高玉宝》一书,影响了几代人。1988年高玉宝离休后,仍旧和全国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最多时一天能收到200多封信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,他主要做了两件事。一是整理多年来的手稿,花费6年时间,四易其稿,完成了近百万字的《高玉宝》续集的写作。他写自己的亲身经历,通过写参军、作战、写书、出席国宴、出国访问等故事情节,反映了一个苦命的孩子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茁壮成长的过程,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;第二件事,为适应改革开放快节奏的需要,高玉宝变手写为口说,直接走上讲台,以“我要读书”“没有文化什么都干不了”“成功属于勤奋学习和刻苦努力的人”等话题,现身说法,教育读者。这样的演讲,高玉宝离休前就开始了。第一次是1952年在北京绒线胡同小学宣讲,那时高玉宝才20岁出头,学生称他为大哥哥;50多年后,他再去这所学校(已改称长安街小学)时,学生已称他为高爷爷了。从第一次登上讲台,高玉宝累计演讲5000多场,听众达500多万人次。

正当大姐讲得兴致正浓时,电话铃响了。趁着闻大姐接电话之机,我参观了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客厅。客厅除了摆放着一套简陋的旧沙发外,只在西侧安放着一座摆满荣誉证书的书架,有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、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、全国文教方面先进工作者、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、全国劳模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军先进离退休干部等荣誉称号

号及无数个校外辅导员聘书。东侧墙壁上悬挂着记录高玉宝军旅生涯的大幅照片,其中一张是1957年7月28日出席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时,代表们将他高高举过头顶的照片。那时的高玉宝,还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。

闻大姐放下电话,说打电话的是位部队首长。前几年,高玉宝在洛阳做过一次演讲,因为郑州和许昌的战士们也想听,便一直联系。她说,高玉宝一年要做100多场演讲,听讲座的有部队、机关、学校、厂矿及企事业单位,甚至有正在劳教的少年犯。大连及烟台,他几乎讲遍了每个县市区,仅龙口市就有十几所中小学聘请高玉宝做名誉校长。他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,已有400多家单位成立了高玉宝自学小组(班、中队)。

三

我问闻大姐是如何与高玉宝走到一起时,她说:“我是牟平埠西头人,原来姓姜,1947年参军后,在部队与高玉宝相识,既是老乡又是战友,很快加深了感情,1954年结成伴侣。那年,高玉宝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我才有了闻新这个名字。”

我曾工作多年的桃村镇,距闻新大姐的家乡仅有几十公里路;闻新大姐的妹妹姜淑芝在我执教过的中学读过书……有了这层关系,闻大姐把我当成娘家人一样亲热,领着我们逐一观看了他们的每一个房间。

与客厅并排的是三个朝阳的房间,中间卧室墙上悬挂着几张放大的照片,有闻新与高玉宝的结婚照,还有闻新年轻时的单人放大照片,朴实、靓丽。最东面的屋子是高玉宝的工作间,只有书架和旧式写字台。厨房在卧室对面,南连小饭厅,桌上的盘子里摆放着早饭剩下的玉米饼子。他们家面积大约90平方米,被诸多房间切割,显得十分拥挤。这就是一位正师级军旅作家的生活环境,令人肃然起敬。

高玉宝几十年如一日,始终过着简朴、平民般的生活,长年累月,风尘仆仆,无私地奉献着。他讲人生的价值,讲文化的重要,讲雷锋精神,根据不同对象讲不同的事迹和格言,听过演讲的人,没有一个不受震撼,不受感染的。他一年不管走多少地方,做多少次讨论,只接受三样礼物,一是红领巾,二是鲜花,三是聘书,他是典型的活雷锋、老雷锋。

如今,这位备受人们敬仰的老雷锋、战士作家已于2019年12月5日离我们而去,但,他的音容笑貌,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里!

林场联中的馒头

姜德照

林场联中,是我老家村子西南面的一所学校,在福山林场东北隅。那时,附近村庄的孩子读完村小学,大部分都要到这所学校读初中和高中。因为考上了县一中,我没有在这所学校长期就读,但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尝到了学校食堂的馒头,至今回味无穷。

校园面积不大,严格来说是没有校园,进出福山林场的一条沙土路从学校中间穿过。路东面,依着山坡盖有一溜砖瓦房,从北到南依次为食堂、教师办公室和学生教室;路西面一排房子也是学生教室,我在这排房子最北一间教室里上过两个周课。

学校周围到处是槐树、楸树,尤其在大路两旁,笔直的参天大树像士兵一样排列整齐。每天早晨,学生们背着书包,从周围村庄三三两两地赶往这里;下午放学后,“解放了”的孩子,嬉戏打闹着往家走。那条沙土路不远处就是福桃公路。那时候的福桃路也是沙土路,路上车不多,学生经常在路上乱跑,有许多安全隐患。学校的老师大多是周围村庄的人,基本不在学校住宿,学生们放学后,他们便骑着自行车往家赶,只有值班的人才会住在学校。

放假时,父亲偶尔会到学校值班。一次父亲值班,我和几个妹妹都跟着去玩。父亲上课用的大塑料尺、三角板等,都成为我们的玩具。

学校会为值班的老师提供午饭。临近中午,一团团水汽从北面那间厨房里冒出来,馒头那特殊的香味引得我们“哈喇子”直流。我们跟着父亲去食堂吃饭,第一次吃到了学校食堂蒸的馒头。那馒头又白又软,一按就会塌下去,一松手就会慢慢弹回原状;那味道,也与家里蒸的饽饽完全不一样,咬一口,别提多好吃了。

还好,在学校吃饭管饱,我一连吃了好几个馒头。那天中午吃的什么菜,我已记不得了,心思都在如何多吃几个大馒头。馒头碱放多了,表面泛着淡淡的黄色,但一点没影响我的食欲。父亲见我们爱吃这馒头,以后经常把自己省下的一只馒头带回家。但是,即使把凉了的馒头热一下,那味道也不如学校食堂刚蒸出来的好。因此,整个小学期间,我就盼望着早点升学到林场联中去读初中,就可以经常吃那馒头了。

我小学毕业时,县一中要招考重点初中班,我和班里几名同学经过选拔,去参加了这次招生考试。新学期开学时,县一中重点班的录取通知书还没发,我与班里其他同学一起到林场联中上学了。老师知道我和几个同学参加过县一中重点班的考试,再加上我父亲是老师,就总是当面夸奖我!其实,我知道人家都是看着父亲的面子。

我在林场联中上学时的教室,就在路西那排房子里,我与邻村一个男同学被安排在第一排,同位。我那个同学特别聪明,说话快,有点顽皮,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,他就爱在底下捣蛋。我总是很尴尬,毕竟我父亲在这所学校当老师,我的一举一动,下课后父亲马上就会知道。

一晃就是两个周,因为有考重点班那码事,我心神不定,似乎没学到什么东西。这两周我是临时插班,学校不安排我们几个的饭,我中午必须回家吃饭,虽然想念学校的馒头,也没有机会去品尝。

两周后的一个下午,老师在课堂上突然宣布,我和同位考上了县一中初中重点班,我俩不用继续在这里上课了!在班里同学羡慕的目光中,我俩走出教室,一溜小跑回各自村里报喜去了。

我记得,那个初秋的下午,路旁的树、周围的山景、悠远的天空,那么美丽,那么难忘。